

# 佩剑将军

张克侠军中日记



ZHANG KEXIA'S  
DIARY IN ARMY

THE PLA PUBLISHING HOUSE

K825.2

115

2

佩 剑 将 军

张克侠军中日记



ZHANG KEXIA'S  
DIARY IN ARMY

解放军出版社

B 566226

## **佩剑将军张克侠军中日记**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京辉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25印张 250千字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7 500  
ISBN7-5065-0399-9/1·51  
定价：4.00元

---



1947年在第三绥靖区任副司令官



1948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33军任军长



1936年在第29军任副参谋长

傳後盡說好話（此謂遺稿）

我由來到世界，愛我的人多，恨我的人少，我  
欠了很多人的情，但是對任何人，都很厚  
情，我既沒有道終，誰不許我人，我對於  
人和事，雖很淡漠，但是，我強烈地厭  
惡世界上醜惡的方面，我痛個人的某  
些的一如卑鄙地完錢，自然的暴烈，或鬼  
祟的外物。我驚心切魄地威懾一切飢  
寒，痛苦及冤抑，現身的熱烈的刺激，這  
一切作為心魔及生靈，都令我憤不平，我  
沒有（我占據著）宣判你所想的對於冤惡  
的宣判，但你工作得機智，聽視發  
作快，這都是世間的可貴之處，千  
瘞大天良，威震敵膽，我想，中國的世界  
上，主導一切不平而悲憤的根基，實以真  
正自由平等博愛寬恕的人間樂園，但二  
根是假空設，沒有盡其創造和推進的力  
量，一切的偏見固执和慾望將隨我的死  
亡不復聞，但世界，仍自立。

能够如我計算，不是神仙的幻境。  
塵勞了，總太自然，中小我的一面，還不要  
酒，生師生，起身先死，一類的英雄，處死了  
之後，不能做人，以身後，這樣，招牌  
治內叫化，我恨惡這種社會的，世界和  
這種風氣，此乃身後，以為生，突  
然依自己的方式生活，此在不外，當  
日的保障，就是利，社會，朋友，性自修和  
奮鬥中去創造自己，由艱難中極度生  
來，以财富的，養育弱小的，別了世界，  
不，盡此鄉，不息的宇宙中，自化一粒，  
於是絕緣，至高無上，確立在，在，  
於我絕緣，至高無上，確立在，在，

一九四一秋之初。



六月三日

今日因故候及了他，向趣恍然若失，久违良友，令人迴憶廿年前事，如一場舊夢。自從受教于他，越已喪失音信，更復何尋。追來益加漫着，每歲月，予之人生，益全歸。人生失而生味之感，孰若浩邈，煊培沈攸，生命營長，保至無窮。壯日記殊有立功用，自一日記均不為生。今度之，視王青年思想，此青年頗有志，固可吸收一切，而其哀祖現象，而哀此小朽也。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六日

日記錄自益於修養久不謹予於此人  
亦逐漸頹廢退前矣。當可為之地位  
有可為之而改。危急殊為可憐他日終  
當追悔不及。及時於管理部教健薄部  
附自負修養已易定綱目期諸施行。  
來日或可見蓬勃景象乎。

花開始折直次於堂待坐花空折枝。



克侠自上海返至京后弟往  
来南北不无在沪极未暇叙深以  
为歉。前沫每事此役及是沪改  
造行且反尤努力甚者桂形其好  
甚所些继续努力得俟当謀快  
晤勿勿此布  
陈毅

八月七日

陈毅致张克侠信

冯玉祥致张克侠信

## 镌刻在祖国大地的足迹

### (代序)

1984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四十七周年），张克侠同志与我们永别了。

他，生于祖国灾难深重的1900年。一生下来就听到了八国联军的铁蹄声和中华民族的哭泣声。1916年，他中学毕业，成绩优异，为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放弃留洋，不惜病弱之躯，投笔从戎。1923年，他以军事、操行全优的成绩，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自愿加入“冻死不入民宅”的冯玉祥部队。1924年，冯玉祥将军成为他的连襟，在高官厚禄唾手可得之时，他却只身南下广州投入北伐革命。

1927年，为探求真理，他冲破风险，前往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系统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立下了为共产主义理想献身的志向。1929年，当大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革命处于低潮之时，这位已戴上将军军衔的青年军官，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的一名特别党员。他向往到革命队伍、到苏区去工作，但党要求他留在白区。面对严峻的斗争、复杂的环境，他孤身作战，忍辱负重，始终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

在西北军高级将领中，他享有极高的声誉。生活清苦，一尘不染；运筹帷幄，指挥若定；被公认为“夫子”、“智囊”。在一些将领朝秦暮楚、纸醉金迷之际，他始终掌握张自忠的部队不随波逐流。以民族气节和国家前途培养、鼓舞

了二十九军广大官兵。在张家口、南口、喜峰口、卢沟桥的抗日战火中，他与将士同甘共苦，同仇敌忾，激发了官兵的抗日爱国热情。面对内奸、外寇的威胁，为团结抗战，他苦心积虑，促进中国军队的联合；言传身教，影响所部将领同心同德，报国雪耻，血染沙场，义无反顾。

北京失陷前夕，他获悉日军将要不战入城的重要情报，及时报告给党组织，使一万多名党的干部、爱国民主人士、抗日群众安全转移，而自己却被困孤城，险遭杀害。他掩护、营救过无数革命者，策动、争取过许多部队和人员起义，为党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情报。同时，他又利用合法的身份和一切可能的条件，扩大进步思想的影响，培养、造就了一批革命人才，积极、慎重地在白区坚持斗争。

1948年11月8日，他摆脱敌特的严密监视，遵照党的指示率部起义。由他直接联系的第五十九军全部参加了起义，加速了淮海战役的胜利。但他从未因此向党伸手，相反，把贡献记在了别人的功劳簿上。

新中国成立后，他放弃优裕的将军待遇，主动要求投身于绿化祖国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面对狂热的迷信和变态的疯狂，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当阴谋、邪恶、残暴如狂风暴雨般扫荡着中国大地时，他昂首挺立。他敢于收留被通缉的战友，倾囊相助蒙难的部属。面对“造反派”的高压，他坚定表示，没有中央的命令，决不签字交权。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他始终如一地捍卫了党的原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尽管他病情严重，却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抱病为数百人转递申诉，书写证明；向众多的来信来访者晓以大局；慰勉受株连的子女、部属，不计个

人恩怨，为祖国四化尽力。

在战争年代，他把自己唯一的心爱的胞弟张树棣（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交给革命。后来张树棣因抗日活动被日寇逮捕牺牲。他的妹妹张希侠、张明侠受哥哥影响，在学生时代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忍受了无数的迫害，经历了种种磨难。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几个子女也先后受到冲击，有的被捕入狱，有的被批斗、劳改。他的亲属，没有一个沾过他的光；他也从未为他们去申诉、奔忙。在孩子、房子、车子、票子、名字等问题上，他没有作过一次文章。

他一生光明磊落、谦逊廉洁，品格高尚。他在旧中国是将军，在新中国是部长，可他从没有以此作威作福、盛气凌人。在他心目中，自己从来就是普通士兵、干部、群众中的一员。

他从未计较过个人得失，更不去争“代表”、“委员”的一席之地，生死荣辱于他淡如浮云。他沉默寡言，不爱抛头露面；自始至终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默默地工作。他随着历史前进，又为历史的进步实实在在地付出了自己全部的心血。

他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几乎是身无分文。但他的精神情操却留在了许许多多人的心中。他告嘱子女，自己死后一切仪式从简。正如生前的沉默，他的死亦是平静、简单的。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他、怀念他，从他那传奇般的经历中想到了许多。

他身经百战，九死一生。这次，他真的不再回来了。他带走了多少悲欢，多少秘密！他那顽强的生命之火熄灭了，“火化净尽，返归大自然”。然而，他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却留下了一行深深的足迹。

木 铁

— 3 —

## 张克侠生平简介

张克侠，1900年10月7日出生于河北献县。少年时，就读于北京汇文小学、汇文中学。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政府强加于中国人民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张克侠愤而投笔从戎，考入北京清河陆军军官预备学校。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1923年，张克侠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后加入冯玉祥将军的部队。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广州及全国的革命群众运动有了蓬勃的发展。他冲破重重险阻到达广州，在孙中山大本营军政部任少校科员，兼任陆军讲武学校教育副官及队长。此时，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我国迅速传播，他接触了不少共产党员，受到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1925年北伐开始，北伐军以讲武学校毕业学员为骨干编组两个营，张克侠担任了第一营营长。不久，冯玉祥将军领导下的西北军（北伐初期称国民军）响应北伐，他返回西北军任学兵团团附。

1927年春至1928年秋，张克侠为追求光明、探索真理，在冯玉祥将军夫人李德全的支持下，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通过对马列主义的系统学习，提高了革命觉悟。他认识到，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指导革命成功；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工农大众推翻旧中国，建立光明的新世界。他决心成

为一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共产党员。

张克侠回国后，于1929年7月在上海经张存实、李溯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后遵照党的指示重返西北军，被任命为张自忠师的参谋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克侠考入南京陆军大学。当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一些具有爱国之心的国民党将领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迫切要求抗日。在我党的推动和影响下，1933年5月，冯玉祥将军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张克侠利用陆军大学放暑假的机会赶赴张家口，支持冯玉祥将军的爱国抗日行动，并任同盟军的高级参谋、干部学校校长。后由于日蒋勾结、内外夹击，抗日同盟军遭到失败，他又回到陆军大学。

1937年七七事变前，张克侠任第二十九军副参谋长。他不但掩护我党在该军的工作，而且把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与号召作为自己在第二十九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积极进行抗日的准备。并提出一个集结兵力、主动攻击敌人的作战方案，计划在日军增援之前，一举消灭在华北的两万日军。由于种种原因，此计划未能实现。

北平失陷前夕，张克侠获悉日军即将不战入城的重要情报，及时通知了刘清扬、张友渔、杨秀峰等同志，使万名革命志士、抗日骨干安全转移，免遭日军毒手。

七七事变后，张克侠先后担任冯玉祥将军的第六战区司令部高级参谋、副参谋长等职。1938年，他随冯玉祥将军前往武汉，在此期间，与当时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取得联系，听取了叶剑英等领导同志的指示，进一步理解了当时的革命形势，明确了在特殊条件下积极开展抗日工作的策略和方法。

1938年，张克侠任第五十九军参谋长，后任第三十三集团军参谋长、副总司令等职，转战于山东、河南、湖北一带。为使国民党第二十九军能够团结抗日，他利用自己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身份和与冯玉祥将军过襟的关系，在各派系之间做了大量的弥合工作；同时，创造条件，从各方面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掩护地方党的工作，并为新四军送去医药、装备等许多急需物资。在此期间，他还创办了自忠中学，进行抗日救国进步思想的宣传教育，为民族解放、革命战争培养人才。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掠夺抗日胜利果实，挑起内战，作出了进攻解放区的部署，将第三十三集团军改为第三绥靖区。张克侠被任命为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在新的形势面前，他根据党的指示，在第三十三集团军上层人物中积极开展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斗争，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的阴谋。并亲自带领原西北军将领郝鹏举面见陈毅，策划该部起义。

1946年夏，冯玉祥将军被迫出国“考察”，张克侠借到南京送行之机，与组织取得联系，得到周恩来的接见和指示：“现在，要多向蒋军官兵，向那些高级将领和带兵的人，说明我们党的政策，指明他们的出路。蒋介石是一定要打内战的，他要打，我们就也打。我们不但在战场上狠狠反击他们，也要从内部去打击顽固派。要争取策动高级将领和大部队起义。这样，可以造成更大声势，瓦解敌人的士气。”张克侠当即表示：现在大多数官兵都认识到跟国民党走没有出路。起义是有条件的。只要党下令，保证随时起义。

1948年10月中旬，应张克侠请求，三野派代表到徐州，传

达陈毅等首长的指示，定于 11 月 8 日在我军发起进攻时争取两个军起义。张克侠当即介绍了敌情，并与朱林等代表研究了配合行动的具体办法。起义前夕，情况发生变化，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对张克侠产生了怀疑，指令他住在徐州，不许前往绥靖区总部所在地贾汪。张克侠以果断的行动，机智地摆脱了军统特务的监视，及时赶到贾汪，按照党的指示，与何基沣一起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即 1948 年 11 月 8 日，率第五十九军两个师、第七十七军一个半师共二万三千余官兵，在贾汪、台儿庄防地举行起义。这次起义，开放了台儿庄一带运河上的通道，敞开了徐州的东北门，使人民解放军得以直捣徐州，并切断黄百韬的退路，对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受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嘉勉。

张克侠率部起义后，参加了渡江战役、上海战役，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三军军长，并兼任上海淞沪警备区参谋长。1955 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

1950 年，张克侠请求参加绿化祖国的工作，转业到地方，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农林部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森林工业管理局局长，中央林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兼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分党组书记等职。曾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张克侠在担任林业部门的领导工作期间，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团结广大科技人员，在开展大规模植树造林、有计划采伐和节约木材等方面，在发展科研事业、建立和健全我国林业科研体系等工作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张克侠受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但他对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坚定不移。面对猖狂的邪恶势力，表现了共产党人无所畏惧的革命